



天孙姻缘

何祚欢

短篇评书选

天 外 姻 缘

何 祚 欢

中国曲艺出版社

一九八一年·北京

天 外 姻 缘

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北京市向阳印刷厂印刷

字数 115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6\frac{1}{2}$
1981 年 12 月第 1 版 198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10227·022

定价 0.42 元

序

我知道本书作者很勤奋，对待创作，态度严肃，在艺术之峰前努力攀登；创作和演出，有着自己的特色，在湖北，拥有广大的读者和听众，收入本集的《挂牌成亲》，在全国优秀曲艺作品评奖时，荣获一等奖；《乔书记乱点鸳鸯谱》，在武汉市一九八〇年创作剧(节)目交流演出中，也被评为优秀创作节目。我认为《风雨送春归》、《刘春“赶考”》和《天外姻缘》均属可取之作。

今天，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曲艺创作与小说、诗歌、戏剧之间的关系，很值得研究。鲁迅在三十年代针对苏汶对左翼作家的责难，指出：“左翼虽然诚如苏汶先生所说，不至于蠢到不知道‘连环图画是产生不出托尔斯泰，产生不出弗罗培尔来’，但却以为可以产出密开朗该罗，达文希那样伟大的画手。而且我相信，从唱本说书里是可以产生托尔斯泰，弗罗培尔的。”（见《论“第三种人”》）这些话，已为历史所证实。中国四部优秀长篇古典小说中的两部——《三国演义》和《水浒传》，就是源于话本，再创作而来。我觉得，我们的小说、诗歌、戏剧作者，在学习中外小说、诗歌、戏剧的同时，应重视向曲艺学习，使现代的小说、诗歌、戏剧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，更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；曲艺工作者也应学习中外小说、诗歌、戏剧的长处，使我们的传统艺术不断革新，向现代化方向发展。自然，这种学习，是“恰如吃用牛羊，弃去

蹄毛，留其精粹，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，决不因此就会‘类乎’牛羊的。”（见鲁迅：《论“旧形式的采用”》）

何祚欢同志的这些湖北评书，最可贵的是，它的思想内容体现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方向，艺术手法和艺术形式，既继承了湖北评书的传统，又着力于溶入现代小说的某些因素，使湖北评书这种传统艺术有所发展。

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：作者没有停留在生活的表面上，而是深入发掘特定题材中蕴含的深刻意义。《挂牌成亲》、《天外姻缘》和《乔书记乱点鸳鸯谱》三篇都以爱情婚姻纠葛为线索，主题却不一样。《挂牌成亲》通过张大毛、刘大菊这一对农村干部的成亲，歌颂了一心为人民，一心为别人的可贵精神；《天外姻缘》以马少云、于丽娟在苦难中结合为线，唱出了一曲正气歌，有力地批判了“四人帮”及一切“无情操”的人。即使是《乔书记乱点鸳鸯谱》，意义也不仅仅是歌颂爱情自由、婚姻自主。我们不主张作者在这类作品中硬贴上政治标签，也不欣赏那种只写“卿卿我我”的“爱情”作品。依我看来，何祚欢同志虽然也写“鸳鸯”，但和“鸳鸯蝴蝶派”不可同日而语。

至于《刘春“赶考”》和《风雨送春归》，前者无爱情纠葛穿插，后者中那位老太婆去参加女儿婚礼，不过是一引子。《刘春“赶考”》既提出了破格录用人才问题，又颂扬了苦学成才的道路。《风雨送春归》主要是写助人为乐的雷锋精神。两篇都具有现实意义。

评书正如小说一样，大概有的是以事件为主，用情节新奇取胜；有的是重在塑造人物，以人物性格鲜明见长。本书中的《双花轿》等篇近似前者；《挂牌成亲》、《刘春“赶考”》和《风

雨送春归》等篇近似后一类。我是比较偏爱后一种作品的。这一类作品，人物跃于纸上，形象鲜明而不单薄，情节生动而又自然，生编硬造痕迹不多，读后发人深思。故事情节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，故事的发展合乎人物性格的逻辑发展。我们知道，故事情节对评书决非可有可无之物，评书如没有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，就不能引人入胜。但如果把人物概念化了，则无论故事如何曲折离奇，也不能留下深刻的动人形象。

何祚欢同志塑造的人物形象，大多是具有社会主义时代特色的新人。《挂牌成亲》中的张大毛、刘大菊，《刘春“赶考”》中的刘春、李值，《风雨送春归》中的关仲贤，《天外姻缘》中的马少云、于丽娟，《乔书记乱点鸳鸯谱》中的曾金奎、乔玉梅，性格各异，但都是令人可敬可信可亲的人。从作者所塑造的这一系列形象中，我们可以发现作者的美学趣味：他喜欢那些硬朗刚强、有韧性的人。张大毛、刘大菊、刘春、马少云、于丽娟，处于逆境或困境中，而不失信念，甚至连淡淡的哀怨也没有，这些人物不是象苍蝇在玻璃窗上乱闯，不是在黑夜中一味泣诉，而是透过浓黑的夜空，看到一线曙光。张大毛、刘大菊坚信从实际出发为人民办好事没有错，即使受惩罚也不是耻辱；刘春在“四人帮”的“知识就是罪恶”的叫嚷声中，坚信祖国富强需要文化科学知识，发奋自学；马少云、于丽娟在绝境中，看见了埋在地心的怒火和群众中的同情的目光，没有对生活绝望；《乔书记乱点鸳鸯谱》中的曾金奎、乔玉梅所受的压力较轻，而他们也以巧取胜。我决不赞成作者只塑造和歌颂一种人。但是，成熟的作者应该有自己的特长，有自己的美学理想。鲁迅在作品中常批评农民的弱点，又寄希望于农民；茅盾善于写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知识

分子女性；老舍笔下常带感情的人物，多是正直的人；巴金作品中的进步青年，不免有种种毛病，却都是追求光明热爱大众的人。我这样说，并没有把何祚欢同志与这些艺术大师相提并论的意思，也不是说，写这种硬朗人的作品就好，写格调低沉的就都不行（格调低沉而能促人产生一些积极的思绪的作品，也应肯定）。不过是想说明，作者在思想和艺术上的追求和探索，值得赞许。我特别欣赏《挂牌成亲》中张大毛被挂着黑牌游乡，仍给农具农机修理站招揽生意，刘大菊见义勇为，公开自己对他的支持和爱情那一段描写：

刘大菊说：“你怕惹祸？我怕挨饿！天上掉得下白馍馍？哪个队都有机械要修。老张，跟我走吧。”

张大毛想到刘大菊这些年的处境，有点犹豫：“哦，莫慌，……莫慌。”

大脚一听，仰天叹道：“啊，人家都说，‘寡妇门前是非多’，偏偏惹是非的又是个我！好好好，你老老实实去‘请罪’吧。”

张大毛被搞得手忙脚乱：“老刘，不是这意思……”突然，他把胸前的牌子往刘大菊面前一举：“你看，这要连累你的！”

“哈哈……这玩艺儿哪个没挂过的？它压不死人！你不嫌我，我也不嫌你。跟我去吧，填饱了肚子好干活儿。”

大毛和大菊二人心理活动，刻划得很细，大菊的思想性格，给人以深刻的印象。这里所表现的，不正是中国人民中最可宝贵的性格么？有了这样的人民，什么艰难困苦也压不垮我们。读者读了这样的作品，受到激励、鼓舞，一股向上、向前的动力自然涌现，这就是文艺的特殊作用，文艺的神奇力量。

作者在艺术上，近年来渐趋纯熟。片断的故事，一两个

场面，少许细节，或几句具有地方色彩和个性化的语言，就能使人物生龙活虎般站立在读者面前。对于湖北评书的种种艺术手段和形式，不仅运用自如，且注意溶进现代小说、戏剧的某些因素，既保存了评书的特点，又有突破，使评书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所革新。应该着重指出：在曲艺创作和表演中，如何把娱乐性和思想性、欣赏作用与教育作用结合起来，这也是一个不易处理好的问题。如果一味追求笑噱，而又流于油滑庸俗，或肉感色情，那是应该摒弃的。何祚欢同志的作品，在这一方面，处理得较好。

鲁迅在《门外文谈》中尖锐地批评了“迎合大众”的人，指出：“主张什么都要配大众的胃口，甚至于说要‘迎合大众’，故意多骂几句，以博大众的欢心。这当然自有他的苦心孤诣，但这样下去，可要成为大众的新帮闲的。”他还说：“拿了无益的，甚而至于有害的东西”，去“迎合大众”，是绝对的要不得的。这值得我们的作家深思。我们不能说何祚欢同志的作品，没有缺点，但没有或很少表现出迎合落后人们要求的种种倾向。确属难能可贵。

本集中的作品，写历史题材的较现实题材的略为逊色，而且，即使在我以为较好的几篇中，也并不平衡，例如用作集名的《天外姻缘》一篇，收尾略嫌仓促。我的判断很可能不准，请读者去欣赏何祚欢同志的原作。我相信，他的作品，人民是要看的，是会欢迎的，读后一定能作出更恰当的评价。

陆耀东

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九日

目 次

风雨送春归.....	1
乔书记乱点鸳鸯谱.....	18
刘春“赶考”.....	34
挂牌成亲.....	45
天外姻缘.....	56
“家常菜”.....	72
夜走长湖.....	80
双花轿.....	90
山城斗智	112
葬狗	120
江畔雷霆	129
贺闯夺枪	141

风雨送春归

李大妈身强体健，可也有个老毛病：发晕。她坐汽车闻不得汽油味，坐火轮怕遇风浪涌；平时饿了也晕，吃得过饱也晕；遇到心情不好，哪怕看几眼电风扇打转、戏台上翻筋斗、小伢们荡秋千、老头子甩手操，都足以使她的晕病说来就来。

可是三月五号她坐了半天火车，上车时还忘了吃饭，车行一路，居然晕病不发。什么原因？人逢喜事精神爽。

李大妈有一儿一女，丈夫早丧。儿子在黄石工作，家成业就，大妈常年跟小孙子作伴。姑娘玉芳在武汉当纺织工，前天来信，说三月八号结婚。女婿的情况嘛，一年前早就在信里汇报过了：那伢叫陈德才，小名才才，机床附件厂的工人，据说是五官端正，一表人才，工作积极，就是有点粗心，脾气火爆。李大妈却想：粗心算么毛病，男伢们，未必还要他绣花！脾气火爆也不怕，直人不存私，“宁挨莽汉一拳，不遭阴狗一口”嘛——丈母娘看女婿，随么事都是好的！

现在，大妈坐在火车上，心里有几分紧张。原因是，只知女婿的情况，不知女婿的长相。而姑娘的信中说了，他们两人“谁有时间谁来接妈，为了让妈认得才才，附来才才近日照片一张”。照片是寄来了，可是比不寄来还糟。照片上，是一个光屁股的小男伢，旁边有一行字：“一百天的我”——百日照！因为这，大妈就怕女婿来接她，所以上车后就拿着空信

封向人打听写在下款的地址，以防万一与女婿对面不相识而错过，好按地址找到伢们那里。那信瓤子和照片，就放在了身上。

同车人发现这是个很少出门的老人，便有意与她攀谈。一路顺风，车到武昌。

武昌火车站，一为南站，即是现在的武昌站所在地；一为北站，乃是当年联接京汉、粤汉两大铁路的徐家棚站。大妈是在南站下车的，所以车到北站时她就没动。

呜……一声笛鸣，火车出北站，奔南站。大妈身边少了谈伴，忽然随着这声“呜”，肚子里一阵咕……发现一路不觉摇晃的火车摇了起来，将她摇到了高高的九天之上，飘飘的云雾之中。一声“哎哟”出口，大妈跌坐在长凳之上，面色灰白。

朦胧中，李大妈觉得有个人扶着她的肩头，很焦急地在喊医生。大妈是自己的病自己知：这不过是忘记吃饭所致，何必惊动医生。于是睁开眼指向挂包：“那，吃一点就好了。”同时也看清楚了，扶住她的是一位五十开外的老工人。

老工人一听明白了：“哦，低血糖。好办！”转身到自己座位上拿过一个纸包，边走边撕，将一个飘着芝麻香味的饼递到大妈嘴边：“您家吃。”

李大妈饿极身软、加之东西挨了嘴，推也无益，接过来就吃。刚吃完，才喘过气，老师傅又拿出两个，递到她手上，转身要走。

大妈现在精神见好，看得清清白白，那是黄石特产——港饼：“哎，老同志莫走。这是你带回武汉的接礼，要送人的，莫拆糟踏了！”

“这太婆，丢了才算糟踏，这啊，正好！”说着话，不由分说地拿起大妈放在茶几上的信封，裁了边剖开，反铺在茶几上，把港饼搁上去就跑。

大妈要去追，却被围在身边的人拦住。一会儿，车上广播响，武昌南站到。人们知道大妈有人接，便各自散去。大妈这时也只有收拾东西，准备下车。

到底是年纪大了，出门少了，大妈手提网袋，肩背挂包，用信封夹住那两个港饼，一到车下便站立不住。本来没得人推她，擦身而过的人一多，她就紧张地往前挪步，边走边喊：“玉芳，才才……”

走着走着，突然觉得眼前一亮，只见马路纵横交错，汽车、电车飞跑。大妈不由得感慨万千：到底是大城市，车站都气派些，火车站里头能跑电车——她老人家出了站都不晓得。

这时，身后有一人轻声喊道：“太婆，你到哪里去啦？”

回头看，是那老工人，大妈一喜：“老同志，你的港饼。”

“哎！我不是来要饼子的。”

“那，那我还钱您家。”

“我不做小买卖。我是怕您家找不到路！”

“哦，我是在等我的伢们”——再推让就伤感情，所以回答后一个问题。

“伢们来接，怎么不进站呢？”

“啊？进站？我这是走出来了？天哪，我的伢们到哪里去找我啊！”

老师傅见此情状，忙问根由。大妈见人热情关照，便将女儿信中所言约略述了一遍，不过，她把女婿的那张用以自

我介绍的百日照隐瞒了，只说是没跟女婿见过面。

老师傅听罢，沉默了片刻，说道：“不要紧，随我来，我有办法找到他们。”将大妈带到候车室，问清她姑娘、女婿的名字，转身就走了。

不多时，武昌南站从候车室到站台的广播喇叭都响起了这样的呼叫：“到车站来接妈妈的李玉芳、陈德才同志，请马上到候车室去……”

一遍、两遍、三遍、五遍，断断续续广播了十五遍，历时四十五分钟，整整可以打一套杨式太极拳的时间，那老师傅却比打几十个筋斗还累：广播一遍，他就到一次检票口，每次都等到人去“口”空，空留铁栅栏。最后，他只得满面汗流地返回，失望又抱愧地见大妈：“唉——错过了！”

现在好象是退守的变成进攻的，被帮助的安慰起帮助人的来：“我的伢们碌头碌脑，害您跑路。”

“跑出了名堂也好吵，碰不到伢们，您连路也不大好跑啊。”

“不要紧，我照着地址慢慢问。”话是这样说，话音里明显地缺乏信心。

老师傅却大受启发：“对！只要有地址，鼻子底下就是路，碰不到伢们也不要紧。您家说地址，我去帮您问。”

“你问……你，你，该死啊！”

怎么骂起人来了？大妈是在骂自己：刚才老师傅代为找人，她在安坐之间，不由得心安神定，忽觉饿劲又来，于是边吃港饼边望望检票口。港饼吃完，顺手将包点心的纸捏拢，丢到了地上，根本就没想到那是写有地址的信封。如今提倡“五讲”、“四美”，车站职工为了保持环境美，身体力行，果

皮纸屑落地，马上就有人扫。现在大妈记起那信封，那信封却早已物随水流，不知安在了。所以大妈顿足捶胸：“该死啊！”

“您家死不得，伢们的喜事还要您操持呢。”

“老同志啊，连地址都不晓得，我到哪里去操持喜事啊！”

“人家失散几十年的亲人也能团圆，你找不到地址就办不成喜事了？莫那么悲观！只要你记得个影子，我们想办法。”

“哟，我这是前世里积了福，今天遇好人哪！”

“我是想今世里积德，才来帮好人吵。您家再莫客气，安安静静想一下。”

大妈凝神片刻。“呃，是在武昌，武昌的——有个‘两层楼’吧？”

“哪来的‘两层楼’！‘三层楼’。”

“您家看，这一急连楼都少说了一层！”

“不要紧，总算挨到边了。底下的细地名还记不记得一点呢？”

“记得……有个么事巷吧。”

“么事巷！晓得到底是么事巷！这……有了！告诉您家一个法子。您家照这个法子，一点影子记不到也不怕，何况是信封丢了呢：到三层楼一下车，你就去找派出所……”

“哦，在派出所找信封。”

“那算找到隔壁去了！伢们新婚，一定要报户口，你向派出所打听‘三八’结婚的李玉芳，该几好找！来来来，闲话少说，我送你上车。”说罢，抓起大妈的网袋，出候车室，直朝十路公共汽车起点站走去。

此刻，李大妈心里虽说焦躁已经去掉，却有埋怨难除：如今人人忙，若不是伢们误事，怎么能耽误一个素不相

识的人呢。

她在埋怨，她的姑娘比她的埋怨情绪更大。就在武昌南站广播喇叭里寻人呼声断续出现之时，大妈的姑娘，青年纺织女工李玉芳，正站在武昌北站站台上，翘首而望，望眼欲穿。为了接大妈来，她昨天就和陈德才分了工；她来接妈妈，陈德才去买最好的南湖藕，好给妈妈煨藕汤。当从黄石开出的列车在北站停稳的时候，玉芳就守住通衢之处，直到人流散尽，火车起动，也不见妈妈的影子。怎么回事？信上写得清清楚楚，要老人三月五号来，不来就该先有电报啊。冷清空旷的站台上，只剩下望母心切的李玉芳，“茕茕孑立，形影相吊”。直到细雨绵绵，无法再等，才垂头丧气地走出站台。一边走，一边暗暗埋怨：妈呀妈，人家的丈母娘都是巴不得快点见女婿，你倒好，临到姑娘结婚，不哼不哈不照面！

李玉芳跟别的即将结婚的姑娘一样，希望自己的亲人知道，她所爱的人有什么可爱，但所用的方式是自成一格的。因为她的恋爱就自成一格。她与陈德才，并非同厂、同事，早晚相见；也不是友人牵“红线”，照片搭“鹊桥”；而是邂逅相逢，路途相遇，纵不算一见钟情，确实属“抢车姻缘”。

李玉芳生得玲珑娇小。刚抽到工厂，正逢十年动乱之末，那持续既久的“拳头大，理性长”的年代。日夜三班，不论来去，都得以百分之百的斗争警觉性来对付公共汽车站那拥挤的人群。在熙攘呼啸的磨炼中，她学会了以己之长克人之短，常常凭着娇小的身材专攻“下三路”，寻空一钻，却也是无往不利。谁知有一天，车站上来了一位五大三粗的汉子，车子即将停靠，他就东拱西撞，大有“囊括四海之意，并吞八荒之心”，车一停稳便腾身而上，横梗车门，意欲独取天下而后快。

李玉芳上车心切，不知对手厉害，还以往日成功的招数，从他腰边钻过。这本是不伤爹不碍娘的举动，多少有几分可怜。哪知这大汉并不具备人们共有的同情心，不但不放行，反而一沉胳膊拦住玉芳，毫不客气地将这无须认真对付的对手往车下一掀，口里还说：“走！姑娘你还抢车！”

壮哉“丈夫”！伟哉大汉！李玉芳岂是他的对手，于是倏然落地。那年头，“各人自扫门前雪”尚属难得，还有几人敢管他人瓦上之霜！眼见得车将开走，平日在这一站算得颇有手脚的几个人只敢眼睁睁盯着那大汉，希望他快些进去，好留下一席之地，让势均力敌之辈一争胜负。正在车子起步的时刻，突然见路边上有一人如离弦之箭，飞身而起，在那大汉一侧单挂于车门边，将空出的半边身子往下一矮，闪电般钻到大汉前面，反手一掏一掀，口里也喊声：“走！这大个子欺负姑娘呀！”

那大汉洋洋得意之间，未曾提防，被掀得掉下地，来了个“仰面观星象”。在此同时，飞车的青年又伸出空着的手，抓住李玉芳，说声：“上车！”接着对大家喊道：“同志们，上！”

这青年就是陈德才。因为心中不平，才来了这一手。谁知这下子惹出祸来：那大汉见人们纷纷上车，也赶到车门边，要往上硬闯。陈德才虽比他矮半头，但生得细腰扎臂，身体素质好，爆发力极强，火气上来，全是一副“力分双牛”的架势。死守车门拼力撑拒，不让大汉上车。

大汉闯归闯，心下却疑惑，不知这青年是从武当山下来还是从少林寺下来，不然怎有这好的功夫，凭我摔下的分量就晓得么。疑惑生惧怯，惧怯使胆寒。大汉见硬闯也饶不回面子，就求嘴上捞本儿，于是站在车下骂战：“不要脸，塞暗

坨子！我要站稳了，你掀得动？”

陈德才晓得，这不过是撤出战场的锣声，“鸣金收兵”嘛。所以讥讽地说：“才晓得有人掀得动你？告诉你：如今没得雷锋，还有鲁智深！”

大汉一听如获珍宝：“好！英雄！原来你就叫鲁智深！姓鲁的，我们改日较量！”

李玉芳和陈德才就是这样开始认识，开始相互了解的。没有“几转几响”的“双边谈判”，不为“几腿几脚”劳碌奔波，无形中解脱了躲在爱情背后的烦恼。不过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感情的浓密，李玉芳越来越觉得心地坦荡的陈德才还缺少一点文明的习惯。陈德才则百事顺从女朋友，唯独这一条不服。他的口头禅：“到哪里说哪里的话。我不晓得雷锋精神好？但它现在不如鲁智深管用！”

正当李玉芳在武昌北站接不着妈妈，冒雨往回赶的时候，陈德才在另一个地方又当起了“鲁智深”。

刚才曾经交代，陈德才今天的任务是去买南湖藕。他办得很认真：昨天拜托一位住在武昌南站的同志，事先买好藕等他今天拿。他拿了藕就赶到了十路汽车的起点站。这时，下起了小雨，车站上排着队的人们出现了一点小小骚动。

在骚动的人群之外，过来了一个五十开外的老工人，身后跟着个与他年龄相近的太婆。这就是陈德才的丈母娘李大妈和那老师傅。老师傅热心直肠，见这小小骚动，便丢下大妈，帮值勤的同志维持秩序：

“同志们，莫挤莫慌。下着雨，谁都想快上车，但总不能把旁人挤下去啊。如今在提倡‘五讲’、‘四美’，挤挤攘攘，队不成队，这就不合行为美呢。再说，真要快还是顺着上快